



源於奧運 李漢源

數簿上的奧運

今屆巴黎奧運會將於2024年7月26日開幕，大會已經宣布開幕式將從以往在體育場館舉行改到巴黎著名景點塞納河上及巴黎艾菲爾鐵塔下舉行，屆時過萬名參賽運動員，將乘著160多艘船，沿塞納河由巴黎東面向西面巡遊式入場，並估計塞納河沿岸兩邊將會由60多萬人現場觀眾，一個移動式的開幕典禮，真令人感到期待！

香港在2009年的東亞運動會開幕禮，也是想跳出框框脫離球場，移師到香港文化中心岸邊舉行，表演舞台則在維多利亞港上，運動員也是乘船由東面巡遊入場，岸旁亦臨時搭建了不到2,000個座位的觀眾席，當時一個脫離球場的開幕禮也算是別開生面創意十足，但2009年東亞運動會規模細很多，跟來年的巴黎奧運完全不能夠比較。巴黎奧運預計開幕禮將會出售7萬張門票，通常球場觀眾在6萬至8萬之間，即大會預計沿河的觀眾人數與體育場內舉行相若；開幕禮門票收入1.09億歐元，而整個巴黎奧運門票收入預計達12.4億歐元，與上屆東京奧運比較當時預計門票收入為8億美元，但奈何最後因疫情閉門作賽，原估計的票房收入則成泡影。

其實主辦奧運會最大收入是商業贊助與奧運電視版權費，門票收入只是杯水車薪，不過每一屆的大會也表示主辦奧運是虧本的，只是多與少的分別，過去只有1984年美國洛杉磯奧運會賺錢。通常奧運會開始前財政預算都比較保守，但最後

都一定會超出賽前估計；巴黎奧運自2018年起估計成本為68億歐元，到目前已經升至83億歐元，43億歐元用於場地改建及建設工程，另外40億歐元用於巴黎奧組委營運功能上開支。距離奧運開幕還有400多天，相信成本一定會繼續上漲，去年9月法國總統馬克龍宣布增加1.5億歐元給奧組委，而奧組委去年12月已經修正預算案由40億歐元升至43.8億歐元，所增加的數字只能彌補通貨膨脹，最後「埋單」實際支出高於預計成本已經是慣常之現象，如上屆東京奧運由申辦時預算74億美元到最後結果總支出是200億美元。奧運歷史上虧本最嚴重可算是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爾奧運會，總共虧蝕24億美元，令蒙特利爾政府花了之後30年時間，到2006年11月才還清這筆奧運虧蝕債項。

但無論辦奧運會成本怎樣高，也有很多國家城市爭相去申辦，因為辦一次奧運會對該城市形象及知名度會提高很多，而很多朋友覺得奧運會一生人應該也要去一次，所以即使主辦奧運會是很大機會虧本，但為了國家和城市的形象，及之後的旅遊收益，大家都希望能有主辦的機會。巴黎奧運會第二輪門票已經於3月15日開始發售，合共有1,000萬張比賽門票，當中80%是賣給普通觀眾的，第一輪已經賣出300萬張，上大會的官網便可以購買，每一個登記戶口最多可以買30張，奧運發燒友或者想現場支持香港運動員的朋友，看來要把握機會盡快購買，到時巴黎見！



方寸不亂 方芳

機械人VS「阿姐」

社會疫後復常，你有不愉快經歷嗎？朋友約在中環交易廣場吃個午餐，找了間價錢不便宜的飯店，疫後的桌子排得滿滿的，這也是預算之內，但預期不到的是，樓面侍應相當「有趣」，朋友在菜牌找不到「一窩雲吞雞」的價錢，點餐時侍應了解一下，這位侍應阿姐面色一沉，竟然向客人說：「價錢？你自己睇啦，我好忙㗎！」那口腦還以為是大老闆哩，但真正的是老關卻又不會這樣說話，客人至上，何況又不是什麼刁難，只是問句價錢而已。

經過3年疫情折騰，很多行業都內傷了，不要說僱員培訓，原有的員工都轉行了，酒樓缺人是不爭的事實，遇上沒有質素的員工，投訴也無濟於事，食客只能啞忍。

在金鐘太古廣場的高級食店，年輕侍應快手快步，表面堂而皇之，但細節缺項多，漏單、換碟服務欠奉，更說不通的是，連杯子碟子都有破損，照樣擺上枱奉客。

集團式酒樓更不堪了，樓面收拾杯碟的聲浪此起彼伏，對食客十分干擾，或許工作量太多，以致人心浮躁，先不說專業精神，連起碼的工作態度都失去。

食客如果不想受氣，就要學會手機點餐服務，不用看侍應姐的臉色；如果想找些樂趣，找些有機械人送餐的食肆，可能自在得多。有次在食肆和送餐機械人狹路相逢，對方竟然會說「唔該借借」，讓路子機械人還是樂在其中。

有做飲食生意的朋友說，3年經營困難累積下來，不是一下子「旺場」就能解決問題，他直言不諱，10個砂煲9個蓋，已拖欠租金多月，業主追租困難，一環扣一環，社會活動雖復常，但內傷需要時間恢復，就像動了大手術，表面傷口已癒合，但皮下的傷口還是脆弱的。今天是數碼化的天下，機械人VS侍應阿姐，恐怕是飲食業未來的趨勢。



七情八苦 小臻

贏得眾人寵愛是福報

本來4月1日大家會記得是西方的愚人節，這一日是擺正牌戲弄別人又不用負責任的。但自從20年前這一天發生了張國榮自殺事件後，香港不少人自然地忘掉了愚人節，改成紀念張國榮的日子，從大家親切地稱張國榮「哥哥」後，你就感受到大家對他的親和力非常受落，而且哥哥之稱是和他在合作的女星為他改的，可見其人緣多好。在娛樂圈人緣好非常重要，有導演緣、觀眾緣就事半功倍。哥哥是氣質與五官精緻配合到完美，得天獨厚的外形，當磨滅了年少氣盛的傲氣後，多了一份瀟灑，更令他贏得更多人的愛。

在他去世後每年都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歌迷自覺地參與悼念活動，鮮花、紙鶴放滿，有人認為他的歌迷長情可能比家人更甚。今年20周年更加厲害，香港單是張國榮紀念展已經有幾個：港鐵站、商場、沙田文化博物館都有。同一天有兩個專門紀念他的演唱會舉行，天星娛樂主辦的《繼續寵愛：20年音樂會》及環球唱片公司主導《想張國榮致敬音樂會》。還有其他後輩歌手在個人演唱會上獻唱加插悼念致敬。總覺得人走後還獲得那麼多人懷念就是做人成功了，獲得那麼多人寵愛實在是福報。

贏得家人寵愛不難，要贏得眾人寵愛可不容易。環顧一下不少成功人士，他們在政壇上、商場上、舞台上、銀幕上都有很大成就，但未必獲得那麼多人無條件的寵愛。在眾多寵愛哥哥的人中以前經理人天星娛樂的老關淑儀

芬最厲害，陳太初做哥哥經理人時哥哥不是最紅的日子，是陳太一手將哥哥帶到去全亞洲舞台，與哥哥的情誼建立於奮鬥期，亦因此兩人已經超越藝人與經理人的關係，所以你會發現每年拜祭哥哥的都是陳太母子。義務幫張國榮歌迷會聯絡組織一些事。

今年她既搞演唱會又搞「繼續寵愛·張國榮紀念展」，都非常勞心勞力，一年前開始訂紅館場地，找同哥哥有交情，不計較的歌手演出。又向圈中人、歌迷收集與哥哥相關的紀念品、珍藏品，都是幾費神的事。看到媒體報道於沙田文化博物館舉行的紀念展場景以紅色時光隧道帶大家走進哥哥的世界，實在很夠規格，整個展館以紅色霓虹燈作主色調，透過其經典舞台服飾、舊照片、唱片及影視作品、歌影視獎項及私人珍藏等，展示及回顧哥哥在音樂、電影等方面的傑出成就及其對流行文化的影響；而哥哥生前摯愛唐鶴德，也借出不少張國榮的私人珍藏予「歌迷」分享。

大開幕播放哥哥演出的片段，讓參觀者感覺置身張國榮的演唱會當中。原來哥哥生前好友張叔平、夏永康和陳太一齊做策展，難怪有此效果。所以作為歌迷無論搶到或搶不到4月1日晚的演唱會門票，也不能錯過沙田文化博物館這展覽，這是哥哥好友的心血結晶，也是他們送給哥哥的一份厚禮，相信可一不可再哩。

講到懷念哥哥，也忘不了香港女兒梅艷芳（梅姐），梅姐和哥哥一樣都是在歌壇、影壇有大的成就，表演能力那麼出色，那麼受觀眾歡迎愛戴。但梅姐身邊就是少了位像陳太那麼有心有力的人幫助主辦紀念梅艷芳的活動。所以梅艷芳的歌迷都感激安樂的老關江志強，拍了一部紀念梅姐的電影。



張國榮紀念展以紅色霓虹燈作主色調。



翠袖乾坤 連盈慧

埃及人可能錯過的美食

茶樓酒家點心，相信美其名「豉椒鳳爪」的雞腳肯定要佔三甲一席位吧，事實鳳爪烹調的多樣化和味道之美早就有口皆碑，可是誰會想到在埃及人眼中，竟視之為餒貓餓狗連乞丐都不吃的異物。（當然是指埃及的貓狗，香港的貓狗主狗主就自己愛吃，也多以新鮮雞鴨奉寵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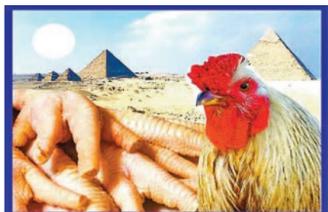
正因埃及連月經濟下滑物價飛漲，人民吃不得飽叫苦連天，政府無法可施之下，迫不得已游說大家轉吃雞爪補充營養，從來不吃雞腳的人民認為奇恥大辱就出怨言了。

這新聞令我們的鳳爪迷好不尷尬，雞爪之所以稱為鳳爪，當然始於我們對雞的喜愛，喜愛亦源於牠味道之鮮美；事實雞從皮到肉以至頭腳，都有牠不同口味的愛好者，喜愛雞爪的歷史似乎來得較晚，未知最先發現它吃的是不是廣東人，因為流傳坊間的3句口訣是：「北京人敢說，上海人敢做，廣東人敢吃」，看廣東人吃得津津有味，現在連不少地方甚至西方人也愛吃了。

不過話說回頭，同樣是雞，很可能地域不同味道也有異，同是廣東，佛山汕頭大良順德

的走地雞味道便最得食家讚賞，某些國家的雞面目不夠溫純身形也欠優美，想像中才未必好味道，可不知埃及的雞是否屬於後一類。

無論如何視雞爪為賤物總得要平反，可以入口的東西，各人口味不同，本來就無貴賤之分，尤其對喜歡雞腳者來說，更加是無以尚之的心頭好呢，認識有個坦言在草根家庭長大的長輩，小時家貧常吃雞腳不但不以為苦，甚至還吃到環境好轉，跟隨兒孫住豪宅仍吃之不厭，80多歲時常笑對人說她是鳳爪養出來的壽星，近日看到埃及新聞，才知道自己一把年紀腳骨還可以那麼硬朗到處旅遊走動，原來是吸收了幾十年蛋白質和鈣，說埃及人抗拒雞腳，一定是埃及的雞肉粗腳爪乾癟無味了。這樣的話，香港真是吃雞的福地。



如果雞爪肥美，埃及人會抗拒嗎？ 作者供圖



李家春

我愛老婆我愛媽

我愛老婆我愛媽，老婆老媽共一家。人這一輩子，有兩個女人不能分離，老婆和老媽。老婆是至愛，老媽是至親。婆媳雖不是天敵，但卻是一對天然的矛盾體，在我家，老婆老媽能和平共處30多年，我打了一套「迷蹤拳」。

女人都喜歡慣用「哥德巴赫猜想」的思路來考男人，老婆老媽這對凡夫俗子，自然也跑不出那些套路。老婆問我：我和你媽都掉到河裏，你先救誰？我當然自有辦法，不會被這樣的所謂難題難倒。輕鬆地答道：「那當然是先救你，誰叫你是我的最愛呢。」老婆聽了，自是暗暗竊喜：「這老公就是好，原則問題上有一點含糊都沒有。」可老媽同樣問我：「我和你老婆都掉到河裏，你先救誰？」我也會毫不猶豫地說：「自然是先救你老媽咯，你可是生我養我的親媽呀。」老媽聽了，更是喜上眉梢：「日要浸冬，兒要親宮（生），不會娶了媳婦忘了娘。」

其實這樣的問題在我的腦子裏出現的概率幾乎是零，就算退一萬步講，老婆老媽真的同時掉到河裏，總有個遠近，總不可能捨近求遠，讓近的失望吧。何況老媽小時候就是個野小子，爬樹、游泳樣樣在行，出現這樣的情況，還不知道誰救誰呢，何必為這無聊難題費神，只要大家高興就好了。

我和師傅是同一年到電廠的，他是從部隊場站調地方電廠，我16歲那年招工進電廠就由師傅帶。師傅的大丫頭小我3歲，總是甜甜地叫我小李叔叔，那時我才懶得理這個小屁孩呢。大丫頭喜歡在宿舍門口梳辮子，梳好一條辮子往後一甩，梳好第二條辮子又往後一甩，樣子倒也瀟灑的。不久，大丫頭回福州老家讀中學，她的印

象在我的腦海中淡忘了。

兩年後，大丫頭從福州回來縣城念中學，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乍一見她，我就被她那青春靚麗的少女氣息所惑，怦然心動，她也不再叫我小李叔叔了。後來，也許我們年齡相仿，有共同語言，自然而然偷偷約會、看電影、玩耍。大丫頭高中畢業上山下鄉去了，我會騎上幾十里路的單車到知青場看她。她分配工作後，我們倒似乎生分起來。師傅看在眼里，急在心裏，故意在我面前說：「明年我就把大丫頭嫁出去。」我聽後大吃一驚：「難道大丫頭真有鍾意的人了。」但我還是沒膽量捅破這層窗戶紙。師傅惱了，直接對我說：「你不會請人來提親，難道要我自已來說媒。」我敲了敲自己的榆木腦袋才知道師傅用心良苦，立馬叫老媽託人上門提親。於是，十年的相識、相識、相知成就了相愛。如今，我們的婚姻已走過了7年之癢、8年之痛，走過了珊瑚婚期。30多年，我們沒有像古人那樣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沒有山盟海誓、高潮跌宕。而只有朝夕相處、平平淡淡，在平淡中提煉愛。

自我出生起，老媽與我共同生活了整整一個甲子。老媽的好，只有我心中清楚。小時候，生活艱辛，在困難時期，我們基本吃不飽、穿不暖。那時每天總為填飽肚子發愁，老媽為了我們這些長身體孩子們能飽一些，總是想盡一切辦法，帶我們到河邊開荒種地、田地裏拾爛菜葉，甚至連支前站倒入河中的臭雞蛋也揀回來吃。我們在河邊種了一些蕉芋，老媽總把挖出的芋頭給孩子們吃，自己則吃蕉芋桿，那時的老媽真可謂面黃肌瘦、滿臉菜色。供給制時期，布料是要有布票才能買到，那時老媽為了孩子們相對體面，總把有限布票，讓

孩子穿上新衣。記得有一年立春，老媽把準備過年的新衣讓我先穿上，新春大過年嘛，可那天我們幾個小夥伴一起玩耍，揀了一條爛藤椅的底座坐了一，套上繩子當「寶馬」拉，玩得興致勃勃的我回家後被老媽發現新褲子已經磨了個大洞，老媽除了一頓責罵，默默含淚將自己準備過年的一塊卡機布拿了出來，重新找人加工成我的新褲，大過年時，我們穿新衣，老媽穿的卻是一件縫補的「新衣」。世上只有媽媽好，因為媽媽給予的是無私和奉獻。

老婆原是不管家務事的，下班回來老媽煮什麼吃什麼，從沒意見。但老婆退休後，老媽謙虛讓賢，把掌管家務的大權交給老婆，老婆這下可好了，多年的媳婦熬成婆，柴米油鹽一切包攬。按養生之道，煮菜少油少鹽，煮飯限時限量，老媽吃不慣、看不慣，只恨自己交權得太早，可後悔已來不及了，只好背後發牢騷：「哎，我們現在是4條腿的被2條腿的管（我們家人生肖都是4條腿，只有老婆屬雞2條腿）。」

老媽90多歲高齡了，腦子卻愈來愈糊塗。每天還是想到她當家作主的日子，上午10點多下午4點多就偷偷把飯煮好，老媽看了氣憤不已，總在我面前告狀。我說，媽老了，糊塗了。老婆卻怪我幫媽說話。我同老媽商量：現在不是你當家，你就好好玩，不要管家務事。老媽說我不做，你老婆又會罵我不做事吃閒飯，做了你們又不高興。我說：「沒人叫你做，你好好休息就好了。」老媽說：「一定是你老婆在我背後說壞話，以後我不做了。」可第二天，老媽又外甥打燈籠——照舅（舊）。我和老婆商量鎖了廚房，可老婆說鎖廚房別人會說閒話，婆婆連進廚房的權利都沒有。哎，就這小事，我成了肉夾饅——雙面夾擊。但這夾擊卻成了生活中的一注調味劑。



獨家風景 呂書練

當舞蹈遇上水墨畫

20年前，看過台灣「雲門舞集」的《行草》，當時是作為康文署主辦的「新視野藝術節」節目訪港演出。由於這是個新嘗試，加上林懷民的名氣，主辦方在演出前一週安排了多項活動，我有幸獲邀跟進各環節，跟林懷民作深入訪談，了解其背後創作意念及其安排細節。

那是我首次欣賞如何將中國國粹書法中跳脫的筆畫及其意境跟源自西方，因反對古典芭蕾而誕生的現代舞為融合，加上太極拳元素，重新創作出一台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化精品。

林懷民在受訪時特別提到，他們不但早在一年前已要求舞員閉門練習書法連筆，還要學習靜坐和太極，以充分領略運氣之功，以求在演出時達到神形皆似。演出時，只見穿著代表墨水的黑衣舞者純熟地將書法連筆時流暢雅致的氣韻化為伸縮自如的動作，一個大化的「永」字就在舞台的屏幕上隨之「寫」出來……當然，演出相當成功。之後，他們再排練了《松煙》和《狂草》，構成舞蹈結合書法藝術的「行草三部曲」。

上周，筆者在文化中心看了另一場更大膽的嘗試，那是舞蹈家錢秀

連和水墨畫大師靳埭強的嘗試，將現代舞和水墨畫融合，開創出一條「舞畫道」。兩位屬於「70後」和「80後」的資深藝術家，長期活躍於香港舞台，在各自的藝術領域探索逾半世紀，更親自在演出前登台「解畫」。

錢秀連說，為了圓兒時想成為畫家，卻走進「舞林」的夢想，她在年逾古稀之齡，開始了「舞畫」系列創作，也將自己在過去20年研習太極的體悟融入其中，加上有50年創意山水畫經驗的靳埭強，實現由兩個50年構成的「百年創藝」，並借助胡恩威領導的進念藝術科技聲影團隊，為本來屬於恬靜的書畫園林，添了一點熱鬧的生氣，打造一台別開生面的舞蹈。

演出透過靳埭強50年來的藝術探索之路——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初戀西方普普藝術到最終回歸中國傳統書畫世界的歷程，帶領觀眾經歷了一場東西文化碰撞的視覺之旅。

在舞台背景上，靳埭強揮灑自如的潑墨和書畫交融的造型在藝術科技的輔助下動了起來，再配以在「松濤」、「山水」下起舞的年輕人，人景交融，舞畫交織，既嘗試藝術表演新道，也帶上一輩藝術家如何在藝術探索道路上悟出「和而不同」的人生共融之道。



琴台寄聲 伍采采

沒有童話的城堡

我一向不太關注文學圈內的八卦，亦覺得作家們的是是非非與自己無關。

知道馬原，是因為一位老前輩在多年前說起他。那位老前輩很佩服馬原，因為馬原在自己的身體檢查出了腫瘤以後沒有留在醫院「等死」，而是換了個風景優美的地方去享受生活。後來馬原身上的腫瘤神奇地消失了，他也在這期間再娶，還有了一個可愛的小兒子馬格。再後來，馬原帶著妻子和馬格遷居到了西雙版納南糯山，住進了童話一般的城堡：九路馬堡。

但凡讀過童話故事的人心裏都有一個城堡夢，更遑論作家。馬原在南糯山建成了九路馬堡，實現了自己的城堡夢。據說馬原的城堡有2,000多平米，裏面種了很多果樹，養了很多雞。與童話故事裏的大城堡有許多僕人分工幹活不同，現實中馬原的城堡裏的一切都是馬原的妻子一個人在打理，而馬原就像城堡裏的君王，連喝一碗湯都要妻子盛好送到他的手上，馬原似乎只負責帶著兒子讀書。

《城堡裏的馬原》的作者在這篇文章很詳細地

寫到馬格，他很小的時候在學校做常規體檢就被發現心律不正常，但馬原不同意妻子帶馬格去檢查，後來他的大兒子帶馬格去檢查後被告要做微創手術，馬原仍然不同意給兒子治療，他認為兒子的心臟和自己之前的腫瘤一樣，是可以自然痊癒的。

此外，馬原也不讓馬格到學校去上學，他自己培養孩子的方式是「把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告訴他，他覺得「對我來說，沒有比給他營造一個我心中最理想的家園更重要的事情」。馬原帶著馬格在他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家園——他的城堡裏讀書，以馬格為主角寫童話，他甚至為孩子規劃好：將來他可以當作家，做茶農。

直到後來，馬格在一天早上倒在了洗手間的地上再也沒醒過來，他在這個世界上僅僅活了13年，而這13年裏，他大部分的時間都生活在馬原的「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家園」，他對這個世界的認知或許只是馬原對這個世界的認知。對於馬格的離世，馬原最後說：「他走了我不難過，我難過的就是他不能再陪伴我。」

看完馬原的故事，很難不去想已經離世的詩人顧城。顧城也曾經在新西蘭的海島上給自己修建了一個「城堡」，他也在那個破爛的「城堡」裏做自己的君王，享受着妻子為自己作出的犧牲和對自己的照顧，還妄圖主宰妻子和孩子的命運，因為無法再掌控，自殺之前還殘忍地奪走了妻子的生命。

馬原與顧城的相似之處，在於他亦是文學、詩意的名義，把自己的家庭當作王國一樣來運轉，對於自己的愛，他除了沒有真正的尊重，也沒有真正的孩子，他除了短暫的一生裏，把這個作家眼裏最好的「作品」當作自己的私有物，按照自己的意願去把孩子塑造自己想要的樣子。馬格這樣的「作品」，在他的作家父親親子裏的自私、虛榮與控制慾之下，注定不能自由地活著，甚至活不下去，因而早早地夭亡了。馬原的妻子這輩子大抵也不會再有真正的幸福，因為她說：「我就是一個普通女人，兒子沒有了，我活得像行屍走肉似的。」

若是建了一座城堡，就把遼闊的世界，簡單的幸福和快樂遠遠地擋在高牆之外，還不如住在簡陋的茅草屋裏。